



從
荒
野
的
呼
喚
到

血
染
雪
山
谷

谷

江

古老的渴望和流浪的跳躍

在習慣的鎖鏈下掙扎

又從冬眠之中，

喚醒了野性的氣質！

若一個人對他所行之事趕趨不前，不是他太畏懼命運就是他沒有生存的勇氣！

從生活的體驗中，我們察知了某些生命的形質，或者可以稱做勇氣吧！創造著一個人的中心思想與人生的行徑，生活是沒有規律的，但只有具備勇氣的人方能塑造其底燦輝，也只有不懼命運挑戰的人，方能享受甜蜜的碩果！只要生存著一天，生命就是一種戰鬥，一種理想的本質和實質的戰鬥，無畏的勇氣正如東昇的旭日，是生活最確切的實體體驗！傑克、倫敦就是屬於這種形式的人，從他幼年的生活中學到了戰鬥規律，就以這種規律的領導而開拓他的人生，從而獲取他生命的瓊汁，幼年，由於母親的缺乏責任心，他被沈入貧窮的深淵，但因此而激發他長期對生活的戰鬥，也因為幼年的這些遭遇，使他得以廣泛的和大自然接觸，盡情的吸取原野的聲韻，擴充了本能的視野，原野的奔豪，在他滿懷著血氣旺盛的青春期，自然別有一番誘惑，而導至他個性醉心傳奇和冒險，夢想著人間的獵野生活，勇於反抗傳統的氣魄，歡喜著自然的呼吸！

生活經驗的成長有助於他奔疾不已的生命，新奇的血液和思想永不停的貫入他熱情的生命中，在他完成了「荒野的呼喚」這本書後，他的藝術結構形成了無可比倫的美，煥發的勇氣，青年的朝氣和一種對人性的激烈原始感受，獸性和理性矛盾在此得到了最大的調和！他人生的野性呼喊在此也得到了充份的解說！

在野獸的世界裏，有一種世族傳統的規律：大自然並無所謂永久不變的常律！惟一可依照的只是它們自身的本能，由本能導至經驗規律的了解！與人類不同僅是人類除了具有獸性外還兼備有理性以揚棄剩餘的獸性，白克在文明世界所培養的意識，是被一種虛偽所覆蓋，直到投入了蠻荒冰寒的阿拉斯加，原始的氣息才開始籠罩著它，使它不知不覺拋棄了文明的一切，而追循昔日祖先的腳步，逐漸接近他的本性，面對世界，面對殘酷、寒冷、飢餓的現實，事實究竟引導了它開始服從本能，森林的寬廣，野性的渴慕和領悟，訓練了白克成為一隻敏捷、超羣、冷靜的動物，但他並沒有直接邁入原始的懷抱裏，只因為感於主人之恩義，直到主人死了後，使它最後的牽掛斷了，沒有人類再束縛它，於是在一種神秘呼喚的連續誘導下，它回到了「原始的社會」！

大體看來，這本書所標榜的不過是歸真返璞的自然主義而已，但是其中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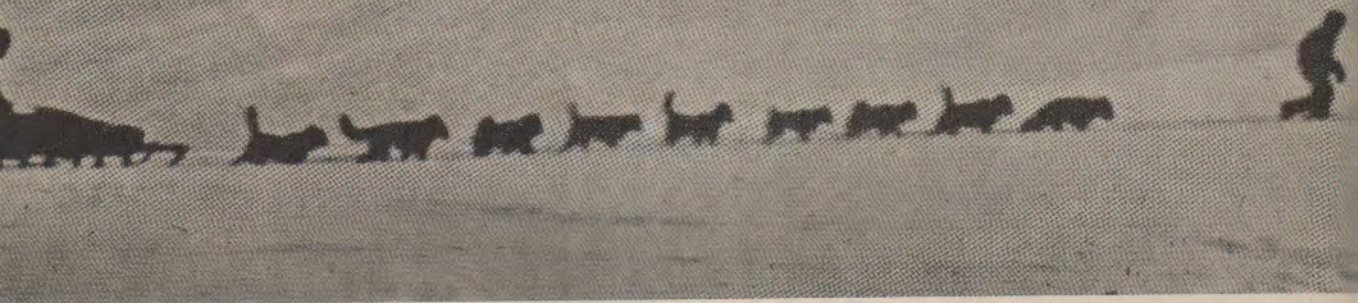
藏著一種對生命的熱切，無論在任何險惡的環境都不放棄追求生命，面對著獸類的俗習，生命就只有戰鬥，除却了戰鬥，生命無復具有其價值，追殺其他有生命的動物，不只是為了滿足「生存」這種原則，最重要的乃是其中滿足生命力的存在，一種原始的本能，強者生存，弱者自然淘汰，沒有所謂憐憫，就白克而言，它在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洗禮，使它的本性被隱藏在軟弱的浮華的外表上，但一邁入原始的叢林後，祖先的遺傳使它的本性自然的復甦，使他的生命達到如花的怒放高潮，生命的內部像屬於火山口的熔漿，洶湧絢爛，急待噴發流瀉出來，透過這種追求「自然」的氣息；當能創造人類不止的潛在生命，人類來自自然，一旦束於文明之侷限，便迷失了他的本性，潛在的創造力時被都市的文明所侵擾，抑制了過多的本性；自然引起精神的疲乏與內在的不均衡，作者以他敏銳的透察力融合了他童年的經驗，認為返歸自然方能誘發人類真正的生命本質，使其更邁向和諧，只有在追求自我的過程上，人類方能得到統一的協調！而本書自然處處都提示著這種哲學的存在，這也是作者的一種熱愛生命的積極表示！

作者在本書中強調了一種野性的呼喚，一種出於祖先記憶深處的神秘聲音；從下列一段文字可以發現原野的存在對動物而言是一種如何的喜悅！

「……：那呼喚聲仍然在森林的深處響著，那使他充滿了極度的不安和奇怪的慾望，那使他感到一種漠然的甜蜜之喜悅，於是他發生了對於甚麼野性的渴慕和領悟，而那是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不可抗的衝動控制了他，例如他在營地裏聽著，在白天的暖氣裏懶洋洋的打瞌睡，而突然之間，他就會跳起身來飛跑出去，無意識的跑著跑著，去尋覓那神秘的呼喚的東西——那在任何的時候，不管他醒著還是睡著，呼喚他回去的東西……：」

這種親切的呼喚不止息的在白克的血液中沸騰著，使他冬眠似的原始本能漸漸覺醒，慕向原野的衝動使他的血液獲得了更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形質，人類潛在意識裏對於自然的感喚亦是萌生著這種呼喚，故作者實意乃提出人類之返回自然之哲學，接受自然之禮讚；這與梭羅的湖濱散記有了相同的感觸，生在不同時代的人，而對人類潛在意識情感發出相似的共鳴，可見人類的本性亦是歸真返璞於自然的結構！

此篇故事後實地拍攝成電影，在酷寒零下五〇度C之阿拉斯加雪地上，狗隊拖著雪橇步步前進，令人感到了一種親身似的經驗，好像同作者遨遊於呼喚



之北風中，看到了狼之群奔，在黑夜青空滿月中傳來陣陣長號，却感覺了一種難忘之真摯，或許導演的本意只在於描述狗與人之情義；純潔的情感和加插了一些社會所暴露的醜陋，而却疏忽了一種野性的衝動，熱愛生命的本能，其對景物的調配上是相當成功的，但却呈露了疏忽，不連續，而納入了傳奇性的同疇中，使電影的畫面呈現著一般時下的「說故事」之通俗劇本中，最重要的乃缺乏了「人生就是戰鬥」這種動物教條的加強描寫！

就音樂而言，這也許是「血染雪山谷」較成功的地方，主旋律之重複使用令人有如置身北寒之颯颯冰雪中，加以女聲的低吟，技巧性的表露了荒野之孤寂，遼闊與無垠，精鏘之聲，幾令人無懈可擊，在北國雪景的浸沁之下，利用了人、犬、狼、狐之間的情節以及音響之動人效果，自然的匯成了一篇壯麗動人的詩篇！

生活的奮鬥最可貴乃在於求生存之勇氣，而並不希冀安適與苟且，對生命負責是人類最具理性的天性之一，這種行為就表現在生活的奮發上：有時生命的本身就是一種不真實的感受，充滿了虛偽，這時能提供人類生活力的勇氣惟有在自然中取得諧和，使人類心靈免於受文明太久的束縛，而失却固有的韌性，所以難怪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今天，回歸自然，歸璞返真的理論大受歡迎，人類從自然獲得生命本質的原汁後，對生命將會產生切慕之企盼，從而建設更新他底內在，奮鬥、正視人生之勇氣由是而生！

輕於生命的允諾是男子漢不光彩的行為，昧於愚蠢所下的輕生，所為之行爲，更是一種不負責的態度，從傑克·倫敦之「荒野的呼喚」裏我們學到了要有勇於生存的勇氣，求生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鬪志，它提契了人類生存的眞諦，從而啓示人類返回自然的本性，最後我願引用一句托爾斯泰的名言結束此篇：「要熱愛你的生命，珍惜你的生命，因為有了生命，才有了希望！有了希望，生命才有意義！」

